

# 大程书院:永远的“程门立雪”

王科军

“此处当年栖凤鸾，凤鸾栖处少严寒。至今雪雾荒台上，犹带春风气一团。”清人吕阳桐的这首诗，说的就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奠基人程颢创建的扶沟大程书院。

想了解“程门立雪”的典故吗？那我就带你去河南省扶沟县城关镇浏览大程书院古建筑群，领略那里建筑的古朴典雅，感受“程门立雪”的动人故事。

在河南省扶沟县城关镇书院街中段，有一座坐北向南古朴典雅的大院落，这就是著名的大程书院，是遗留时间较久、规模较大和保存较完整的古建筑群。

说到大程书院，不能不提到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人程颢，以及“程门立雪”的感人典故。相传1093年，杨时、游酢已考上了进士，但两人为进一步深造，便辞官来找程颢求教。程颢为试探他们的诚心，有意闭门不见。他俩刚去的时候下着小雪，后来雪越下越大，足有一尺多深。程颢看到两人冻得像冰人一样站立门外不肯离去，求学心切，才收他们为徒，成就了学界佳话。如今，“程门立雪”的典故成了尊师的典范。

作为一代大儒，程颢积极推崇理学，注重提高民众伦理道德水平。他在乡村建学校，在县城建书院，挑选优秀青年入院读书。他不但亲自主持讲学，还推荐当时的著名学者游定夫为扶沟县教谕，职掌扶沟学事，并请

其弟程颐来扶沟讲学。程氏弟兄在扶沟的讲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士人学者，前来拜师求学的络绎不绝，一时扶沟人才荟萃、文风大盛、声名鹊起。

走进书院，迎面是青石台阶，朱漆大门，高柱重梁，砖山瓦顶，重檐叠脊，布瓦跑兽，木雕彩绘引人入胜。大门两侧耳房10间，东西对称和大门混为一体，雄伟壮观。走过大门是龙门。龙门与大门风格相似，面阔三间，两侧有耳房8间，由月亮门通向东西耳房，各成小院，清静幽然。

继续前行，步入龙门（即二门）。据说真正的龙门位于黄河上游，其流甚急，古代传说鲤鱼登此门即化为龙。科举时代称会试得中者为登龙门。在过去，只有“大比”之年方得开放，每当龙门开启，豫东百姓无不争先恐后赶往书院“跳龙门”，以期好运，久而久之成为百姓避灾祈神、喜闻乐见的民俗。传说一跳“龙门”金榜题名，二跳“龙门”青云直上，三跳“龙门”财源广进，四跳“龙门”百年好合，五跳“龙门”得生贵子，六跳“龙门”福寿康宁。

在通往“立雪讲堂”的中轴线两侧，左右对称罗列着东西文场，呈南北行向，一分为四，每排各13间，整体建筑结构严谨，布局规整，雕梁画栋，古朴典雅。全为蓝砖布瓦，古代风格的柱廊式建筑，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科举考场。考场边的两棵古松，高大挺拔，蔚然成荫，是当年重建书院的县令廖应缙亲手所栽。书院的“立雪讲堂”十米见方，

前壁呈框架结构，椽子门窗，这是书院建筑的重要部分，高约十米，面阔三间，单檐斗拱，每间六攒，每攒三斗昂，非常紧凑，显得高大雄伟，蔚为壮观，讲堂的门上悬挂着我国著名书法家吴三大书写的“立雪讲堂”匾额，大门两侧“立雪见精诚，树尊师以令范；设堂明理性，遗重教之高风”的金字楹联，恰似画龙点睛，给讲堂镶嵌了明珠。

讲堂中间塑了程颢的坐像。史书记载，程颢平时独坐或闭目养神，或思考问题，总是一脸严肃，一动不动，像雕塑一样。给学生解答问题或待人接物却满面春风，和蔼可亲。

讲堂东边的一组塑像，只见程

颐、程颢端坐，杨时、游酢满脸恭敬站立求教，生动再现了“程门立雪”的典故。

讲堂西边的群塑像是从大程书院步入仕途的官员和历史名人：刘自强、刘泽深、李梦阳；柳堂、杜化中、罗赞、曹嘉、卢传元、郝维乔、何出光、何出图……好像书院教学成果的展览。

如今，站在大程书院门前，看到的只不过是两扇紧闭的朱红木门，一尊石狮和悬挂于书院门口的4块匾牌，曾经的繁华已然远去。夕阳西下，大程书院就像一座神圣的精神殿堂，启发和引导着一代又一代求学上进的学子和追求幸福的民众前来参拜、祈祷，以得到心灵的寄托。



## 中华女杰杨烈妇

杨箴廉

唐德宗(李适)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卢龙节度使朱滔反唐。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起兵相应，被部将王武俊杀死，投降朝廷。不久王武俊反叛，与反臣李正己之子李纳、魏博节度使田悦相勾结，各自称王，声势大振。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密与叛军勾结，自称天下都元帅。

越年(783年)九月，德宗发泾原兵五千救襄城(今属河南省)，部队冒寒雨路过京师，食且不饱，兵士哗变。德宗呼禁兵不至，乃率少数人仓皇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哗变士兵拥陇右节度使朱为“大秦皇帝”。在京官员大部降贼。朱发兵围攻奉天，被援军打败退守长安。后朱虽被河中节度使李晟战败杀死，迎德宗还京。可是，当时仍有两大叛臣猖獗。一是李怀光，另一个就是李希烈。

李希烈自封“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于783年12月攻陷汴州(今开封市)，僭称帝号。多数节度使也拥兵观望，以求自保，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大唐江山岌岌可危，形势十分严峻。李希

烈遂分兵掠陈州，抄掠项城。县令李侃拟弃城逃生。妻杨氏说：“你是一县之主，寇至当守，守不住当死，奈何逃去？”侃皱眉说：“兵少财乏，如何来守？”杨氏说：“此城一旦被贼夺去，地为贼有，仓廩为贼粮，府库为贼利，百姓为贼民，国家尚待携去吗？今发财粟募死士，共守此城，定有济。”于是召集吏民入庭中，由杨氏出庭训话：“县令为一县之主，应保汝吏民，但任满即迁，与汝等不同。汝等生长此土，田庐在此，坟墓在此，当共死守，岂忍失身事贼吗？”大众同声许诺。杨氏复下令：“取瓦石击中贼者，赏千钱！持刀杀死贼者，赏万钱！”众皆踊跃。当时募得几百名勇士，遂由李侃率众登城守卫。

杨氏亲自为炊，遍饷吏民。俄有一贼将鼓噪而至，杨氏即登上城墙，与贼将说：“项城父老，共知大义，誓守此城，汝等得此城，不足以示威，不如他去，免得徒费心力。”贼众见是妇人，又听其言语近迂，忍不大笑起来，待杨氏下城，便即攻打。

李侃率众抵御，仓促间中一流矢，忍痛不住，返身下城，正与杨氏相遇。杨氏说：“君率众防贼，因何下城？试想吏民无主，何人耐守？即使战死城上，也得千古留名，比死在家中荣耀多了。”侃乃裹创登城，麾众竟射。贼将架云梯奋勇跃上，突被守卒射中面颊，坠城而死。贼众失去统帅，即四散溃逃，土崩瓦解，项城得以保全。李希烈本拟增兵报复，怎奈淮阳之兵失利，无暇顾及，只好作罢。

陇右节度使曲环，用埋伏计，和都虞侯刘昌，大破汴州，斩首三万五千人，生擒贼将崇晖。伪节度使李澄，举郑滑二州归唐。李希烈见大势已去，逃往蔡州(今湖北枣阳西南)。将官田怀珍，开门迎官军，汴州平复。后希烈得疾，其妻(破汴州时强占良家女子)窈桂娘暗嘱将官陈光奇，让医士陈山甫投毒入药，李希烈中毒暴亡。

李侃守项城有功，刺史列功上报，诏迁为绛州太平县令。上任之时，项城绅民箠食壶浆，欢送李侃杨烈妇。史称唐武后时，契丹寇平州，刺史

邹保英之妻高氏，率家僮女丁守城；默啜攻孤，县令古玄应妻高氏，亦助夫守城，均得御敌。及史思明叛乱，卫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立盟，共赴行营讨贼，数女子皆得受封。但慷慨知义，尚不及杨烈妇，可是封赏只及乃夫，不及杨氏。杨氏毫无怨言，她说：“能助夫却敌，保民平安，已是最大的满足了。”观其智勇忠义，堪称中华女杰，很是难得。

杨烈妇的事迹在《李文公集》《项城县志》均有记载。项城人民为永远怀念杨烈妇，在旧县城(槐坊店)西为她建祠绘像，后废修。明隆庆元年(1567年)，知县魏勋，以旧祠离县远，徙至秣陵镇西关外。万历四年(1576年)知县陈万言立碑，邑人阎廷梓撰文；知县王钦重修，邑人马文论撰文。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邑人黄载立碑，后失修、俱废。阎廷梓和马文论所撰碑文，对杨烈妇的智勇忠义大加赞赏，令人钦佩。项城文史资料《守望文脉》《谈往忆旧录》《项城历史名人》都有详细介绍。



赵渝

——读杨文臣新著《墨白小说的本土性与世界性》

### 坚定地存在于当下

杨文臣博士的新著《墨白小说的本土性与世界性》，这本并不算厚的评论著作我前前后后读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我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墨白小说，以及杨文臣的文字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交叉覆盖、互相影射关联的奇妙关系。

这是一个诚恳、严谨的研究者，在文学的圣殿里用理论和心灵的双重光辉擦拭人生。什么大师，什么名著，到杨文臣这里先放下，且随他冷静地进入作品，进入人物的生命长河，进入一个个真实的瞬间。书中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死是生的开始”，我觉得特别好。这句话似乎出自墨白小说《手的十种语言》，我们且丢下它的出处不论，只作这样一个思考。如果将一部作品的完成理解为文字书写的结束，那么，当作家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时，作品的生命也就完结了，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读到的任何作品都只能是死亡的作品。但，如果我们将一部作品的完成理解为精神意义的展露和开放，则作品必将在后人无数次的阅读中得以永生。“死是生的开始”，不就是说作品完成了，放到读者面前，它才刚刚开始吗？一部伟大的作品值得无数代人传读下去，这就意味着它将永远处于崭新的开始阶段。

杨文臣这部著作也给了我这样的阅读体验，它是新的——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接触西方现代文学的我，杨文臣所熟悉的大师我也都熟悉；作为墨白的文友，杨文臣所熟悉的墨白我也熟悉。但，杨文臣还是给我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他把一个个隐秘的、坚执的、迷乱的灵魂抓到我的眼前，让我看清，身处拉美、欧洲或是中国颍河镇的人物，他们共有人类抹不去的基因，他们又有着细微却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从哲学的角度来探寻文本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寻找人物的精神家园。墨白在《自序·我为什么而动容》中提到“用写作来证明一个人的存在”“寻找一种留住生命和时间的方法”，这是墨白写作的原动力，杨文臣则是通过进入伟大作品的内部，来发现令他无比激动的存在真相。在本书《后记》中，杨文臣不无沉重地提及“情怀抵不过生存压力”，专著出版历时两年，其中深感悲观。这就是真实的生活，这让我想到墨白那些质料的散发着新鲜土腥气、漂流着故乡蓝色河流意蕴的小说，它们是属于生养墨白的那片土地的，属于墨白爱过痛过的人民的。

我在读杨文臣的书，透过杨文臣也读到了文学大师们，读到了墨白，而阅读中的我，同时也正陷于生活的泥淖。为了改善居住环境，我在今年成功旧房置换新房，这本是好事、喜事，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贷款压力，因为时间大量地消耗在无谓的小事上，这使我原本宁静的心失去了平衡，波动不已。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呢？作为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我远没有写作时那么潇洒、坦然。我内心这些细微的起伏和变化，其实并不明显，甚至连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未曾注意到，但读过《欲望与恐惧》《局部麻醉》《事实真相》这些小说的我，深知墨白犀利的目光早就洞穿了一切，他一定了解我的这些难言之隐。墨白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他充满深情的小说从来都只为平凡人而悸动。和杨文臣一样，我也意识到墨白在当代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不输给任何一路写作先锋，但他始终保持沉默；他有自己的路子，他的路子是永远的现实主义，但绝不是那种倒退回去的传统现实主义。他要的是更全面的真实，不被时间打败的真实，因为他笃信柏格森那句话：“过去以其整体形式在每个瞬间都跟着我们。我们从最初的婴儿时期所感到、想到以及意志所指向的一切，全都存在着，依靠在上面”（语出柏格森《创造进化论》）。

墨白、杨文臣和我，我们相会在阅读《墨白小说的本土性与世界性》的时刻。这一时刻，墨白已经绘出了他的颍河镇人物画廊，杨文臣已经乘着墨白语言的清风返回了与自己神投情契的精神故乡，而我，也在生活的蛛网里发现了一缕明亮的光线，准备向着心灵深处再做一次满怀希望的冲锋。我想，我们都在当下这一瞬汇聚了一生的努力，坚定地存在着。

早发现 早报告 早隔离 早治疗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宣